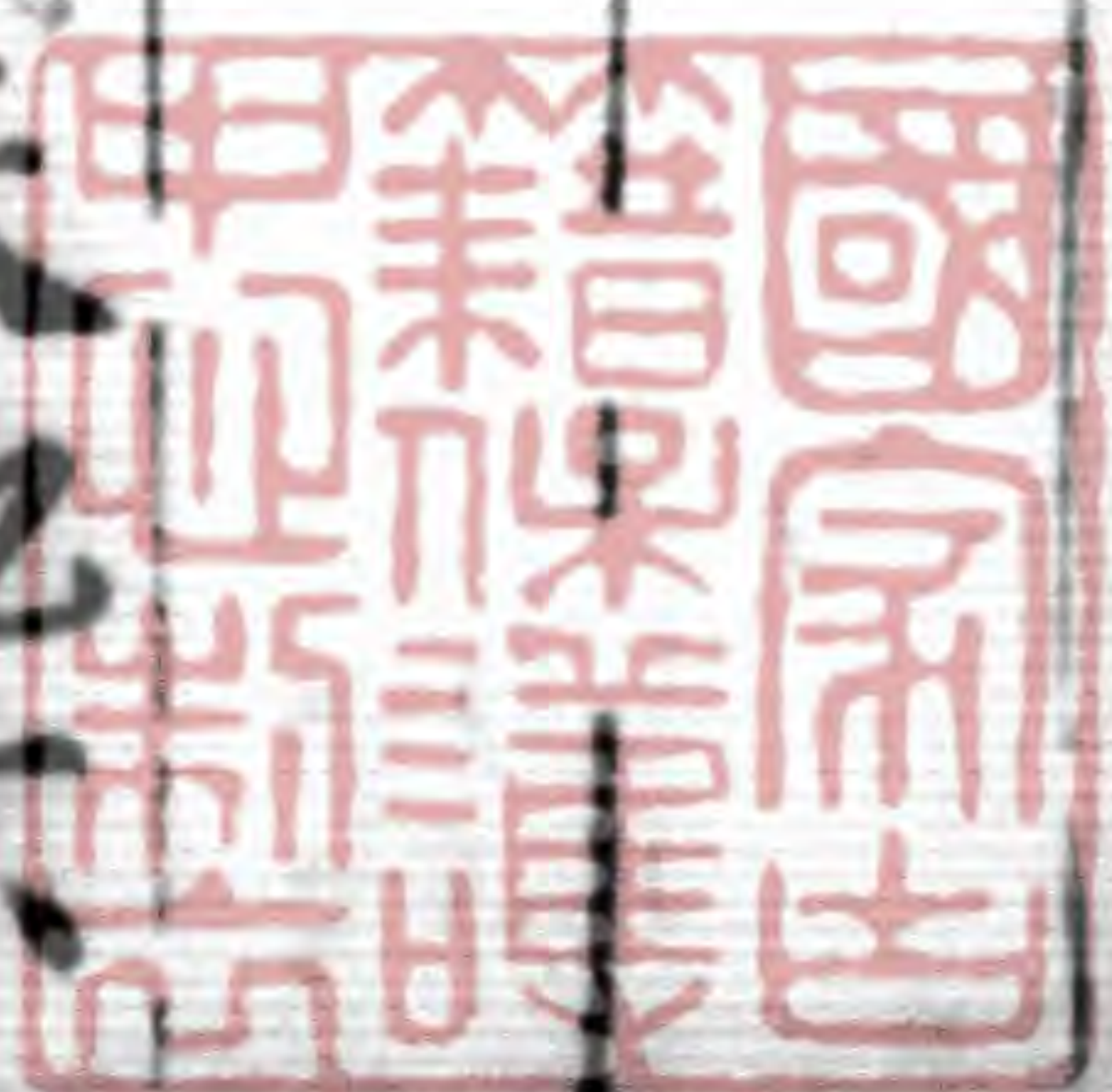


河南程氏外書第十一

時氏本拾遺

或問老子言天地不仁聖人不仁如何曰謂天地不仁以萬物爲芻狗是也謂聖人不仁以百姓爲芻狗非也聖人豈有不仁所患者不仁也天地何意於仁鼓舞萬物而不與聖人同憂聖人則仁此其爲能弘道也

或問記曰康誥曰如保赤子心誠求之雖不中不遠矣未有學養子而後嫁者也先生曰今母保養赤子其始何嘗學來當保養之時自然中所欲若推





此心保民設不中其所欲亦不遠因說昔楊軾爲  
宣州簽判一日差王某爲杖直當日晚有同姓名  
者來陳狀乞分產軾疑其杖直便決替了赤子不  
能言尚能中其欲民能言却不知其情大抵只是  
少察

學者今日無可添唯有可減減盡便無事

大學舉而不能先命也命當作怠字之誤也

窮理盡性至命一事也纔窮理便盡性盡性便至命  
因指柱曰此本可以爲柱理也其曲直者性也其  
所以曲直者命也理性命一而已

或問忠恕之別曰猶形影也無忠則不能爲恕矣

尹子曰伊川先生嘗言中庸乃孔門傳授心法

郭忠孝議易傳序曰易卽道也又何從道或以問伊

川伊川曰人隨時變易爲何爲從道也

范文甫問四象子曰左右前後楊中立問四象子言

四方

雋不疑說春秋則非處事應機則不異於古人董仲

舒論事先引春秋論事則是引春秋則非

王道與儒道同皆通貫天地學純則純王純儒也

或問劉蕡曰浚恒之凶始求深也曰然則宜如何曰



尺蠖之屈以求伸也踈遜小臣一旦欲以新間舊  
難矣

或問貞觀之治不幾三代之盛乎曰關雎麟趾之意  
安在

德至於無我者雖善言美行無非所過之化也

教人者養其善心而惡自消治民者導之敬讓而爭  
自息

天地之化一息不留疑其速也然寒暑之變甚漸

世之人務窮天地萬物之理不知反之一身五臟六  
腑毛髮筋骨之所存鮮或知之善學者取諸身而

已自一身以觀天地

李朴字先請教先生曰當養浩然之氣又問曰觀張

子厚所作西銘能養浩然之氣者也

子謂尹焞曹張繹俊俊恐他日過之昏者終有守也

尹子張子見先生曰二子於某言如何尹子對曰聞

先生之言言下領意焞不如繹能終守先生之學

繹亦不如焞先生欣然曰各中其病

王信伯問學於伊川曰願聞一言先生曰勿信吾言

但信取理

先生過成都坐于所館之堂讀易有造桶者前視之



指未濟卦同先生曰何也曰三陽皆失位先生異之問其姓與居則失之矣易傳曰聞之成都隱者

西田  
夫釋所闢誤

朝廷議搜游定夫以正言蘇右丞沮止毀及伊川宰相蘇子容曰公未可如此頃觀過其問者無不肅也

朱公揆以諫官召過洛見伊川顯道在坐公揆不語

伊川指顯道謂之曰此人為切問近思之學

張思叔請問其論或太高伊川不荅良久曰累高必自下

尹子問范淳夫之為人子曰其人如王

有死而復蘇者故禮三日而歛然趙簡子七日猶蘇

雖蛆食其舌鼻猶不害唯伏地甚者遂致奔腹腫背冷故未三日而歛皆有殺之之理

知德斯知言故言使不動孟子知武王故不信漂杵之說

學者要先會疑

邵堯夫詩曰梧桐月向懷中照楊柳風來面上吹明道曰真風流人豪也

伊川曰邵堯夫在急流中被渠安然取十年快樂



石曼卿詩云樂意相關禽對語生香不斷樹交花明

道曰此語形容得浩然之氣龜山語自謂伊川云

詰明道嘗與學者論浩然氣師曰學姑

或問孝天之經何也曰本乎天者親上輕清者是也

本乎地者親下重濁者是也天地之常莫下反本

人之孝亦反本之謂也

元經天子之史也書帝正月非也

章氏之子與明道之子王氏婿也明道子死章納其

婦先生曰豈有生為親友死娶其婦者他日王氏

來餽送一皆謝違章來欲見其子先生曰母子無

絕道然君乃其父之罪人也

范堯夫經筵坐睡先生語人曰堯夫胃中無事如此

有朝士入朝倒執手板先生曰此人胃中不是無

事

陳經正問曰据貴一所見盈天地間皆我之性更不

復知我身之為我伊川笑曰他人食飽公無餓乎

不能克已則為楊氏為我不能復禮則為墨氏兼愛

故曰親親而仁民仁民而愛物此之謂也

或問涵養曰若造得到更說甚涵養

易无妄曰天不雷行物與无妄動以天理故也其大



略如此又須研究之則自有得處

三代忠實文其因時之尚然也夏近古人多忠誠故  
為忠忠弊故抹之以質質弊故抹之以文非道有  
弊也後世不守故浸而成弊雖不可以一二事觀  
之大槩可知如堯舜禹之相繼其文章氣象亦自  
小異也

心定者其言重以舒不定者其言輕以疾

立宗必有奪宗法如卑幼為大臣以今之法自合  
廟不可使從宗子以祭

陽子曰觀乎天地則見聖人伊川曰不然觀乎聖

則見天地

朱公揆為御史端笏正立嚴毅不可犯班荆蕭然  
子瞻語人曰何時打破這敬字

尹子曰馮理自號東臯居士曰二十年聞先生教誨  
今有一奇特事先生曰何如理曰夜間寢坐室中  
有光先生曰頤亦有奇特事理請聞之先生曰每  
食必飽

崇寧初范致虛言程頤以邪說誣行惑亂衆聽尹焞  
張繹為之羽翼遂下河南府體究學者往別因言  
世故先生曰三代之治不可復也有賢君作能致



小康則有之

尹子曰邵堯夫家以墓誌屬明道許之太中伊川不欲因步月於庭明道曰顯已得堯夫墓誌矣堯夫之學可謂安且成太中乃許

呂與叔作橫渠行狀有見二程盡棄其學之語尹子言之先生曰表叔平生議論謂願兄弟有同處則可若謂學於願兄弟則無是事項年屬與叔刪去不謂尚存斯言幾於無忌憚

為一本云於是盡棄其學  
淳如也恐是後來所改

抄行狀今有兩本一  
本云盡棄其學而學

西室所聞云聖人氣數順無橫逆死學入聖城其數

亦隨氣幹轉先生曰學而至聖為奪造化者以此

又問聰明如何磨去曰使之則有不使則亡無一作

崇寧間言者范致虛攻先生為元祐邪說朝廷下河南府盡逐學徒後數月馬伸辨及門求見先生辭之伸欲先棄官而來先生曰近日盡逐學徒恐非公仕進所利公能棄官則官不必棄也建炎間伸為御史論事公論與之

范淳夫之女讀孟子出入無時莫知其鄉惟心之謂與語人曰孟子不識心心豈有出入先生聞之曰此女雖不識孟子却能識心後錄取



或謂孔子尊周孟子欲齊王行王政何也先生曰譬  
如一樹有可栽培之理則栽培之不然須別種賢  
聖何心視天命之改與未改爾

有患心疾見物皆獅子伊川教之以見即直前捕執  
之無物也文之疑疾遂愈

或問世傳有人化虎理有之乎曰有之昔在涪見村  
民爪甲漸變如虎毛班班然通身夜開關延虎食  
其牢中之豕化雖未成而氣類相感其情已通矣  
溫公薨朝廷命伊川先生主其喪事是日也祀明堂  
禮成而二蘇往哭溫公道遇朱公揆問之公揆曰

往哭溫公而程先生以為慶吊不同日二蘇悵然  
而反曰麇糟陂裏叔孫通也喞騏自是時時詐伊  
川他日國忌禱于相國寺伊川令供素饌子瞻詰  
之曰正叔不好佛胡為食素正叔曰禮居喪不飲  
酒食肉忌日喪之餘也子瞻令具肉食曰為劉氏  
者左袒於是范淳夫輩食素秦黃輩食肉呂申公  
為相凡事有疑必質于伊川進退人才二蘇疑伊  
川有力故極口詆之云

伊川主溫公喪事子瞻周視無闕禮乃曰正叔喪禮  
何其熟也又曰軾聞居喪未葬讀喪禮太中康寧



何為讀喪禮乎伊川不荅鄒至完聞之曰伊川之  
毋先亡獨不可以治喪禮乎

范淳天嘗與伊川論唐事及為唐鑑盡用先生之論  
先生謂門人曰淳夫乃能相信如此

或謂科舉事業奪人之功是不然且一月之中以十  
日為舉業餘日足可為學然人不志此必志于彼  
故科舉之事不患妨功惟患奪志

或謂漢史天子建中和之極學者甚病中與極之語  
曰此亦有理中和猶木材也極猶屋之極有中和  
斯有極如有木材斯可建屋之極學者須識此氣

象

此一段  
傳錄

程氏自先生兄弟所葬以昭穆定穴不用墓師以五  
色帛埋旬日視色明暗卜地氣善否

官婢行酒暢大隱力拒之先生聞而不善之也暢字  
明道先生每與門人講論有不合者則曰更有商量  
伊川則直曰不然

謝顯道崇寧間上殿不稱旨先生聞之喜已而就監  
門之職陳貴一問謝顯道如何人先生曰由求之

徒

或云建  
中

尹子曰先生謂侯師正議論只好隔壁聽



尹子曰先生年七十四得風痺疾服大承氣湯則小  
愈是年九月服之輒利醫者語家人曰侍講病不  
比常時時大觀元年九月也十六日入視先生以  
白夾被被體坐竹牀舉手相揖焯喜以為疾去先  
生曰疾去而氣復者安候也頤愈覺羸劣焯既還  
十七日有叩門者報先生傾殂

司馬溫公辭副樞名冠一時天下無賢不肖浩然歸  
重呂申公亦以論新法不合罷歸熙寧末申公起  
知河陽明道以詩送行復為詩與溫公蓋恐其以  
不出為高也及申公自河陽乞在京宮祠神宗大

喜召登樞府人以二公出處為優劣二先生曰臣

公世臣不得不歸見上司馬公諍臣不得不退處

西室所聞云顏子得淳和之氣何故夫曰衰周天地

和氣有限養得仲尼已是多也聖賢以和氣生須

亦藉外

問踧踖如也與與如也曰恭而安與與容與之貌有

雍容氣象又王信伯語云問踧踖如也曰恭而安

問孔子言舜之韶盡善武之武未盡善何也曰此聖人之心有所未足

伊川以易傳示門人曰只說得七分後人更須自體

究



尹子曰先生年七十四得風痺疾服大承氣湯則小  
愈是年九月服之輒利醫者語家人曰侍講病不  
比常時時大觀元年九月也十六日入視先生以  
白夾被被體坐竹牀舉手相揖焯喜以為疾去先  
生曰疾去而氣復者安候也頓愈覺羸劣焯既還  
十七日有叩門者報先生傾殂

司馬溫公辭副樞名冠一時天下無賢不肖浩然歸  
重呂申公亦以論新法不合罷歸熙寧末申公起  
知河陽明道以詩送行復為詩與溫公蓋恐其以  
不出為高也及申公自河陽乞在京宮祠神宗大

喜召登樞府人以二公出處為優劣二先生曰臣  
公世臣不得不歸見上司馬公諍臣不得不退處  
西室所聞云顏子得淳和之氣何故夫曰衰周天地  
和氣有限養得仲尼已是多也聖賢以和氣生須  
和氣養常人之生

亦藉外  
養也

問踧踖如也與與如也曰恭而安與與容與之貌有  
雍容氣象又王信伯問伊語云問踧踖如也曰恭而安  
王信伯問伊語云問踧踖如也曰恭而安

問孔子言舜之商盡善武之武未盡  
善何也曰此聖人之心有所未足

伊川以易傳示門人曰只說得七分後人更須自體  
究



釋氏談道非不上下一貫觀其用處便作兩截  
問呂與叔云不倚之謂中先生謂近之而詞未瑩如  
何曰無倚着處

陳經邦問詩說言唐魏已變先代之風又言先聖流  
風遺俗盡故次以陳兩意似不異何以分先後先  
生曰聖人之都風化所享聖人之國典法所存唐  
魏聖人之都其風雖變而典法尚在陳舜之後聖  
人之國亦被夷狄之風則典法隨而亡矣三代之  
後有志之士欲復先王之治而不能者皆由典法  
不備故典法尚存有人舉而行之無難矣

張思叔作商稅院題名記先生以為得體李邦直  
委思叔作祭文多溢美先生顧思叔曰商稅院題  
名記是公所為乎思叔唯唯他日別製祭文用之  
曰世推文章位登丞輔編簡見其才華廊廟存其  
步武

范溫譏張思叔曰買取錦笄三畝地蒲輪未至且躬  
耕先生聞之曰於張繹有何加損也

范淳夫之葬先生為之經理掘地深數丈不置一物  
葬之日招左近父老犒以酒食示之其後發塚者  
相繼而淳夫墓獨完



橫渠學堂雙牖右書訂頑左書砭愚伊川曰是起乎  
端改之曰東銘西銘

內直則其氣浩然養之至則為大人

孟子知言即知道也設淫邪道是觀人之言而知之  
亦可以考其書然本意唯為觀人之言也

或問旱乾水溢則變置社稷社稷土地之神如何變  
置曰勾龍配食於社棄配食於稷諸侯之國亦各  
以其有功水土者為配旱乾水溢則變置所配之  
人曰所配者果能致力於水旱乎曰古之人作事  
唯實而已始以其有功水土故祀之今以其水旱

故易之

精一便是執中底道理

或問孔子何譏大闕曰講武必於農隙魯之八月夏  
之六月也盛夏閱兵妨農害入其失甚矣有警而  
為之則無及也無事而為之則妄動也

子言左傳非丘明作虞不臘矣并庶長皆秦官秦語  
子謂事親舍藥物可也是非君子之言



河南程氏外書第十一

河南程氏外書第十二

傳聞雜記

可以死可以無死死傷勇夫人之於死也何以知可  
不可哉蓋視義為去就耳予嘗曰死生之際惟義  
所在則義所以對死者也程伯淳聞而謂子曰義  
無對

御史俸薄故臺中有聚廳向火分廳喫飯之語淵寧  
初程伯淳入臺為裏行則反之遂聚廳喫食分廳  
向火伯淳為予言

右二事見塵史

王得輔



程正叔先生曰樞密院乃虛設大事三省同議其他  
乃有司之事兵部尚書之職然藝祖用此以分宰  
相之權神宗改官制亦循此意

治平中見正叔先生云今之守令唯制民之產一事  
不得為其他在法度中甚有可為者患人不為耳

右二事見呂氏家塾記

呂希哲

二程之學以聖人為必可學而至而已必欲學而至  
於聖人

溫公薨門人或欲遺表中入規諫語程正叔云是公  
平生未嘗欺人可死後欺君乎

右二事見呂氏發明義理

程正叔言同姓相見當致親親之意而不可叙蔭以  
拜蓋昭穆高下未可知也

右一事見呂氏酬酢事變

同上

元祐二年正月二十五日戊寅內侍至資善傳旨權  
罷講一日二十七日庚辰資善吏部馮宗道云上  
前日微傷食物曾取動藥恐未能久坐令講讀少  
進說是日正叔略講畢奏云臣等前日臨赴講筵  
忽傳聖旨權罷講臣等甚驚聖躬別無事否上曰  
別無事自初御邇英至是始發德音



二月十五日戊戌正叔講一言可終身行之其怨乎  
因言人君當推已欲惡知小民飢寒稼穡艱難明  
宗年六十餘即位猶書田家詩二首于殿壁其詩  
云進說甚多

三月二十六日戊寅正叔獨奏乞自四月就寬涼處

講讀謝延

四月六日丁亥講讀依舊邇英閣顧子敦封駁以為  
延和執政得一賜坐啜茶已為至榮豈可使講讀  
小臣坐殿上違咸造勿襲之義持國微仲進呈令  
脩邇英閣多置軒窗已得旨而呂公方入令脩延

義閣簾內云此待別有壁畫未知何所也

十五日丙申邇英進講文公以下預焉邇英新脩展  
御坐比舊近後數尺門南北皆朱漆鈞牕前簾設  
青幕障日殊寬涼矣

右范太史日記范祖禹

先生離京魯面言令光庭說與淳夫為資善堂見畜  
小魚恐近冬難畜託淳夫取來投之河中數次朝  
中不遇故因循至此專奉未啓幸便為之

右朱給事與范太史帖朱光庭

元符末徽宗即位皇太后垂簾聽政有旨復哲宗元



祐皇后孟氏位號時有論其不可者曰上於元祐  
后叔嫂也叔無復嫂之禮伊川先生謂邵伯溫曰  
元祐后之賢固也論者之言亦未為無理伯溫曰  
子甚宜其妻父母不悅出子不宜其妻父母曰是  
善事我子行夫婦之禮焉太后於哲廟母也於元  
祐后姑也母之命姑之命何為不可非上以叔復  
嫂也先生喜曰子之言得之矣

元豐八年神宗升遐遺詔至洛程宗丞伯淳為汝州  
酒官以檄來舉哀府治既罷謂留守韓康公之子  
宗師兵部曰顯以言新法不便忤大臣同列皆謫

官顯獨除監司顯不敢當念先帝見知之恩終無  
以報已而泣兵部問今日朝廷之事如何宗丞曰  
司馬君實呂晦叔作相矣二公果作相當如何宗  
丞曰當與元豐大臣同若先分黨與他日可憂兵  
部曰何憂宗丞曰元豐大臣皆耆利者若使自變  
其已甚害民之法則善矣不然衣冠之禍未艾也  
君實忠直難與議晦叔解事恐力不足耳既而皆  
驗宗丞論此時范醇夫朱公揆杜孝錫伯溫同聞  
之

荆公置條例司用程伯淳為屬一日盛暑荆公與伯



淳對語公子雱囚首跣足携婦人冠以出問荆公  
曰所言何事荆公曰新法數爲人沮與程君議雱  
箕踞以坐大言曰梟韓琦富弼之首於市則新法  
行矣荆公遽曰兒悞矣伯淳正色曰方與參政論  
國事子弟不可預姑退雱不樂去伯淳自此與荆  
公不合

元祐初文潞公以太師平章軍國重事召程正叔爲  
崇政殿說書正叔以師道自居侍上講色甚莊以  
諷諫上畏之潞公對上甚恭進士唱名侍立終日  
上屢曰太師少休頓首謝立不去時年八十矣或

謂正叔曰君之居視潞公之恭議者以爲未盡正  
叔曰潞公三朝大臣事幼主不得不恭吾以布衣  
爲上師傳其敢不自重吾與潞公所以不同也識  
者服其言

伯淳先生嘗曰熙寧初王介甫行新法並用君子小  
人君子正直不合介甫以爲俗學不通世務斥去  
小人苟容諂佞介甫以爲有才知變通適用之君  
子如司馬君實不拜副樞以去范堯夫辭脩注得  
罪張天祺以御史面折介甫被責介甫性狼狽衆  
人以爲不可則執之愈堅君子旣去所用小人爭



爲刻薄故害天下益深使衆君子未與之敵俟其  
勢又自緩委曲平章尚有聽從之理則小人無隙  
可乘其害不至如此之甚也

伊川先生貶涪州渡漢江中流舡幾覆舟中人皆號  
哭伊川獨正襟安坐如常已而及岸同舟有老父  
問曰當船危時君正坐色甚寢何也伊川曰心存  
誠敬耳老父曰心存誠敬固善然不若無心伊川  
欲與之言而老父徑去

宗丞先生謂伯溫曰人之爲學息先立標準若循循  
不已自有所至矣先人敝廬廳後無門由旁舍委

曲以出先人旣沒伯溫鑿壁爲門侍講先生見之  
曰先生規畫必有理不可改作伯溫亟塞之伯溫  
初入仕侍講曰凡所部公吏雖有罪亦當立案而  
後決或出於私怒比具案怒亦散不至倉卒傷人  
每決人未經杖責者宜慎之恐其或有立也

右七事見邵氏聞見錄

邵伯溫字子文  
康節先生之子

孔子曰天之將喪斯文也後死者不得與於斯文也  
天之未喪斯文也匡人其如予何於天之將喪斯  
文下便言後死者不得與於斯文則是文之興喪  
在孔子與天爲一矣蓋聖人德盛與天爲一出此



等語自不覺耳孟子地位未能到此故曰天未欲  
平治天下也如欲平治天下當今之世舍我其誰  
聽天所命未能合一明道

或問明道先生如何斯可謂之怨先生曰充擴得去  
則為怨心如何是充擴得去底氣象曰天地變化  
草木蕃充擴不去時如何曰天地閉賢人隱

敢問何謂浩然之氣孟子曰難言也明道先生云只  
他道箇難言也便知這漢肚裏有爾許大事若是  
不理會得底便撐拄胡說將去

橫渠嘗言吾十五年學箇恭而安不成明道曰可知

是學不成有多少病在

明道嘗曰吾學雖有所受天理二字却是自家貼體  
出來

陝西曾有議欲罷鑄銅錢者以謂官中費一貫鑄得  
一貫為無利伊川曰此便是公家之利利多費省  
私鑄者衆費多利薄盜鑄者息盜鑄者息權歸公  
上非利而何又曾有議解鹽鈔欲高其價者增六  
千為八千伊川曰若增鈔價賣數須減鹽出既衆  
低價易之人人食鹽鹽不停積歲入必敷已而增  
鈔價歲額果虧減之而歲入溢溫公初起時欲用



伊川伊川曰帶累人去裏使韓富在時吾猶可以成事後來溫公欲變法伊川使人語之曰切未可動著役法動著即三五年不能得定疊去未幾變之果紛紛不能定

溫公作中庸解不曉處闕之或語明道明道曰闕甚處曰如強哉矯之類明道笑曰由自得裏將謂從天命之謂性處便闕却

明道嘗論呂微仲曰宰相呂微仲須做只是這漢俗明道先生善言詩他又渾不會章解句釋但優游玩味吟哦上下便使人有得處瞻彼日月悠悠我思

道之云遠曷云能來思之切矣終曰百爾君子不知德行不伎不求何用不臧歸于正也

孟子曰養心莫善於寡欲此一句如何謝子曰吾昔亦曾問伊川先生曰此一句淺近不如理義之悅我心猶芻豢之悅我口最親切有滋味然須是體察得理義之悅我心真箇猶芻豢始得明道先生曰操則存舍則亡出入無時非聖人之言也心安得有出入乎

問莊周與佛如何伊川曰周安得比他佛佛說直有高妙處莊周氣象大故淺近如人睡初覺時乍見



上下東西指天說地怎消得恁地只是家常茶飯  
誇逞箇甚底

吾曾歷舉佛說與吾儒同處問伊川先生曰恁地同  
處雖多只是本領不是一齊差却

謝子與伊川別一年往見之伊川曰相別又一年做  
得甚工夫謝曰也只去箇矜字曰何故曰子細檢  
點得來病痛盡在這裏若按伏得這箇罪過方有  
向進處伊川點頭因語在坐同志者曰此人為學  
切問近思者也

問有鬼神否明道先生曰待向你道無來你怎生信

得及待向你道有來你且去尋討看

謝子曰吾嘗習忘以養生明道曰施之養生則可於  
道則有害習忘可以養生者以其不留情也學道  
則異於是必有事焉而勿正何謂乎且出入起居  
寧無事者正心待之則先事而迎忘則涉乎去念  
助則近於留情故聖人心如鑑孟子所以異於釋  
氏此也

苗履見伊川語及一武帥苗曰此人舊日宣力至多  
今官高而自愛不肯向前伊川曰何自待之輕乎  
位愈高則當愈思所以報國者既則為用飽則揚



去是以鷹犬自期也

二十年前往見伊川伯淳伊川曰近日事如何某對曰天下何思何慮伊川曰是則是有此理賢却發得太早在伊川直是會鍛鍊得人說了又道恰好著工夫也

明道初見謝語人曰此秀才展托得開將來可望

每進語相契伯淳必曰更須勉力

昔伯淳教誨只管著他言語伯醇曰與賢說話却似扶醉漢救得一邊倒了一邊只怕人執著一邊

明道先生坐如泥塑人接人則渾是一團和氣

正叔視伯醇墳嘗待行問佛儒之辨正叔指墳園曰吾儒從裏面做豈有不見佛氏只從牆外見了却不肯入來做不可謂佛氏無見處

學者先學文鮮有能至道至如博觀泛覽亦自為害故明道先生教余嘗曰賢讀書慎不要尋行數墨謝子見河南夫子辭而歸尹子送焉問曰何以教我謝子曰吾徒朝夕從先生見行則學聞言則識譬如有人服烏頭者方其服也顏色悅澤筋力強盛一旦烏頭力去將如之何尹子反以告夫子夫子曰可謂益友矣



昔錄五經語作一冊伯醇見謂曰玩物喪志

明道見謝子記問甚博曰賢却記得許多謝子不覺

身汗面赤先生曰只此便是惻隱之心惻然有心

伯醇謂正叔曰異日能尊師道是二哥若接引後學

隨人才成就之則不敢讓

伯醇常談詩並不下一字訓話有時只轉却一兩字

點平聲擗擗撥地念過便教人省悟石曰古人所以貴親

炙之也

邢七云一日三點檢伯醇曰可哀也哉其餘時多會

甚事蓋做三省之說錯了可見不會用功又多逐

人面上說一般話伯醇責之邢曰無可說伯醇曰

無可說便不得不說

張橫渠著正蒙時處處置筆硯得意即書伯醇云子

厚却如此不熟

或舉伯醇語云人有四百四病皆不由自家則是心

領教由自家

伊川與君實語終日無一句相合明道與語直是道

得下

堯夫易數甚精自來推長曆者至久必差惟堯夫不

然指一二近事當面可驗明道云待要傳與其兄



弟某兄弟那得功夫要學須是二十年功夫明道  
聞說甚熟一日因監試無事以其說推筭之皆合  
出謂堯夫曰堯夫之數只是加一倍法以此知大  
玄都不濟事堯夫驚撫其背曰大哥你恁聰明伊  
川謂堯夫知易數為知天知易理為知天堯夫云  
須還知易理為知天因說今年雷起甚處伊川云  
堯夫怎知其便知又問甚處起伊川云起處起堯  
夫愕然他日伊川問明道曰加倍之數如何曰都  
忘之矣因歎其心無偏繫如此

舉明道云忠恕兩字要除一箇除不得

明道語云病臥於床委之庸醫比於不慈不孝事親  
者亦不可不知醫

伯醇先生云別人喫飯從脊皮上過我喫飯從肚裏  
去

范夷叟欲同二程去看斲地黃明道率先生先生以  
前輩為辭明道云又何妨一般是人

右三十七條見上蔡語錄謝良佐字顯道

明道云必有關雎麟趾之意然後可行周公法度  
先生曰明道嘗言學者不可以不看詩看詩便使人  
長一拾價



明道在潁昌先生尋醫調官京師因往潁昌從學明道甚喜每言曰楊君最會得容易及歸送之出門謂坐客曰吾道南矣先是建安林志寧出入潞公門下求教潞公云某此中無相益有二程先生者可往從之因使人送明道處志寧乃語定夫及先生先生謂不可不一見也於是同行時謝顯道亦在謝爲人誠實但聰悟不及先生故明道每言楊君聰明謝君如水投石然亦未嘗不稱其善伊川自涪歸見學者彫落多從佛學獨先生與謝丈不變因嘆曰學者皆流於夷狄矣唯有楊謝二君長

進

明道先生作縣允坐處皆書視民如傷四字常曰顯常愧此四字

伊川二十四五時呂原明首師事之

右四條見龜山語錄楊時字中立二

扶溝地卑歲有水旱明道先生經畫溝洫之法以治之未及興工而先生去官先生曰以扶溝之地盡爲溝洫必數年乃成吾爲經畫十里之間以開其端後之人知其利必有繼之者矣夫爲令之職必使境內之民凶年飢歲免於死亡飽食逸居有禮



義之訓然後為盡故吾於扶溝與設學校聚邑人子弟教之亦幾成而廢夫百里之施至狹也而道之興廢繫焉是數事者皆未及成豈不有命與然知而不為而責命之興廢則非矣此吾所以不敢不盡心也

右一事見庭聞彙錄楊公之子

朱公揆來見明道于汝歸謂人曰光庭在春風中坐了一箇月游楊初見伊川伊川瞑目而坐二子立立既覺顧謂曰賢輩尚在此乎日既晚且休矣及出門門外之雪深一尺

伊川先生在經筵每進講必博引廣喻以曉悟人主講退范堯夫曰先生怎生記得許多先生曰只為不記故有許多若還記却無許多也

明道先生謂謝子雖少魯直是誠篤理會事有不透其類有泚其憤悱如此

右三事見侯子雅言侯仲良字師聖

和靜嘗以易傳序請問曰至微者理也至著者象也體用一原顯微無間莫太洩露天機否伊川曰如此分明說破猶自人不解悟初覽錄云伊川曰彼中錄云伊川曰亦不得已言之耳



和靜嘗請曰其今日解得心廣體胖之義伊川正色  
曰如何和靜曰莫只是樂否伊川曰樂亦沒處著  
和靜偶學虞書伊川曰賢那得許多工夫

思叔詬詈僕夫伊川曰何不動心恐性思叔慙謝

暇日靜坐和靜孟敦夫恪厚頰張思叔侍伊川指面

前水盂語曰清靜中一物不可着纔著物便搖動  
日置酒伊川曰飲酒不妨但不可過惟酒無量不  
及亂聖人豈有作亂者事但恐亂其氣血致疾或

語言錯顛容貌傾側皆亂也

伊川歸自涪州氣貌容色髭髮皆勝平昔門人問何

以得此先生曰學之力也大凡學者學處患難會

賤若富貴榮達即不須學也

鮑若雨劉安上劉安節數人自太學謁告來洛見伊

川問堯舜之道孝弟而已矣堯舜之道何故止於

孝弟伊川曰曾見尹焞否曰未也請往問之諸公

遂來見和靜以此爲問和靜曰堯舜之道止於孝

弟孝弟非堯舜不能盡自冬溫夏清昏定晨省以

至聽於無聲視於無形又如事父孝故事天明事

母孝故事地察天地明察神明彰矣道至通於神

明光於四海非堯舜大聖人不能盡此復以此語



白伊川伊川曰極是縱使其說亦不過此

右八事涪陵記善錄

馮忠恕所記伊川語生名燠字彥明伊川稱生

門

游定夫酢問伊川曰戒慎乎其所不睹恐懼乎其所不聞便可馴致於無聲無臭否伊川曰固是後謝顯道娘問伊川如定夫之問伊川曰雖即有此理然其間有多少般數謝曰既云可馴致更有何般數伊川曰如荀子謂始乎為士終乎為聖人此語有何不可亦是馴致之道然作却以性為惡桀紂性也堯舜偽也以此馴致便不錯了

楊子安侍郎學禪不信伊川每力攻其徒又使其親

戚王元致問難於和靜先生曰六經蓋藥也無病

安所用乎先生曰固是只為開眼即是病王元致

以歸伊川自涪陵歸過襄陽子安在焉子安問易

從甚處起時方揮扇伊川以扇柄畫地一下曰從

這裏起子安無語後至洛中子安舉以告和靜先

生且曰某當時悔不更問此畫從甚處起和靜以

告伊川伊川曰待他問時只與嘿然得似箇子安

更喜懽也先生舉示子安子安由此遂服

伊川與和靜論義命和靜曰命為中人以下說若聖



人只有箇義伊川曰何謂也和靜曰行一不義殺一不辜而得天下皆不爲也奚以命爲伊川太賞之又論動靜之際問寺僧撞鐘和靜曰說着靜便多一箇靜字說動亦然伊川領之和靜每日動靜只是一理陰陽死生亦然

謝顯道習舉業已知名往扶溝見明道先生受學志甚篤明道一日謂之曰爾輩在此相從只是學其言語故其學心口不相應盍若行之請問焉曰且靜坐伊川每見人靜坐便嘆其善學

先生曰伊川常愛衣皂或博褐袖襖其袖亦如常人

所戴紗巾皆後望之如鍾形其製乃似今道士謂之仙挑巾者然不知今人謂之習伊

川學者大袖方頂何謂先生在洛中

先生嘗問伊川爲飛矣天魚躍于淵莫是上下一理

否伊川曰到這裏只得點頭

郭忠孝每見伊川問論語伊川皆不答一日伊川語之曰子從事於此多少時所問皆大且須切問而近思

先生曰張思叔一日於伊川坐上理會盡心知性知天事天伊川曰釋之只令人到知天處休了更無



存心養性事天也思叔曰知天便了莫更省事否  
伊川曰子何似顏子顏子猶視聽言動不敢非禮  
乃所以事天也子何似顏子

先生嘗問於伊川如何是道伊川曰行處是

先生曰有人問明道先生如何是道明道先生曰於  
君臣父子兄弟朋友夫婦上求

昔劉質夫作春秋傳未成每有人問伊川必對曰已  
令劉絢作之自不吝其費工夫也劉傳既成來呈  
伊川門人請觀伊川曰却須著其親作竟不以劉  
傳示人伊川沒後未得見今世傳解至閔公者皆

又有蜀人謝湜提學字持正解春秋成來呈伊川  
伊川曰更二十年後子方可作謝文從伊川學其  
傳竟不曾敢出

張思叔三十歲方見伊川後伊川一年卒初以文聞  
於鄉曲自見伊川後作文字甚少伊川每云張繹  
朴茂

先生曰初見伊川時教某看敬字某請益伊川曰主  
一則是敬當時雖領此語然不若近時看得更親  
切寬問如何是主一願先生善喻先生曰敬有甚  
形影只收斂身心便是主一旦如人到神祠中致



敬時其心收斂更着不得毫髮事非主一而何又  
曰昔有趙承議從伊川學其人性不甚利伊川亦  
令看敬字趙請益伊川整衣冠齊容貌而已趙舉  
示先生先生於趙言下有箇省覺處

謝收問學於伊川荅曰學之大無如仁汝謂仁是如  
何謝又之無入處一日再問曰愛人是仁否伊川  
曰愛人乃仁之端非仁也謝收去先生曰其謂仁  
者公而已伊川曰何謂也先生曰能好人能惡人  
伊川曰善涵養

先生曰司馬溫公平生用心甚苦每患無肯心也明  
道伊川常嘆其未止一日溫公謂明道某近日有  
箇着心處甚安明道曰何謂也溫公曰只有一箇  
中字着心於中甚覺安樂明道舉似伊川伊川曰  
司馬端明却只是揀得一箇好字却不如只教他  
常把一串念珠却似省力試說與時他必不受也  
又曰着心只那着底是何

謝顯道又住太學告行於伊川云將還蔡州取解且  
欲改經禮記伊川問其故對曰太學多士所幸未  
易得之不若鄉中可必取也伊川曰不意子不受  
命如此子貢不受命而貨殖蓋如是也顯道復還



次年獲國學解

韓持國與伊川善韓在潁昌欲屈致伊川明道預戒諸子姪使治一室至於脩治憲戶皆使親爲之其誠敬如此二先生到暇日與持國同游西湖命諸子侍行行次有言貌不莊敬者伊川回視厲聲比之曰汝輩從長者行敢笑語如此韓氏孝謹之風衰矣持國遂皆逐去之

先生聞亦神國之子影叔各宗贊

王介甫爲舍人時有雜說行於時其粹處有曰莫大之惡成於斯須不忍又曰道義重不輕王公志意足不驕富貴有何不可伊川嘗曰若使介甫只做

到給事中誰看得破

伊川歸自涪陵謝顯道自蔡州來洛中再親炙焉久之伊川謂先生及張思叔釋曰可去同見謝良佐問之此回見吾有何所得尹張如所戒謝曰此來方會得先生說話也張以告伊川伊川然之

周恭叔自太學早年登科未三十見伊川持身嚴苦塊坐一室未嘗窺牖幼議毋黨之女登科後其女雙瞽遂娶焉愛過常人伊川曰某未三十時亦做不得此事然其進銳者其退速每歎惜之周以官事求來洛中監水南糶場以就伊川會伊川有



涪陵行後數年周以酒席有所屬意既而密告人  
曰勿令尹彥明知又曰知又何妨此不害義理伊  
川歸洛先生以是告之伊川曰此禽獸不若也豈  
得不害義理又曰以父母遺體

温州鮑若兩鰓與鄉人十輩父從伊川一日伊川遣  
之見先生鮑來見且問堯舜之道孝弟而已矣如  
何先生曰賢德只為將堯舜做天道孝弟做人道  
便見得堯舜道大孝弟不能盡也孟子下箇而已  
字豈欺我哉孝經事父孝故事天明事母孝故事  
地察只為天地父母只一箇道理諸公尚疑焉先

生曰曲禮視於無形聽於無聲亦是此意也諸公  
釋然歸以告伊川伊川曰教某說不過如是次日  
先生見伊川伊川曰諸人謂子新學不以教渠果  
否先生曰某以諸公遠來依先生之門受學某豈  
敢輒為他說萬一有少差便不誤他一生伊川頷  
之

王介甫與曾子固善善役法之變皆曾參配之晚年  
亦相睽伊川常言今日之禍亦是元祐做成以子  
瞻定役法凡曰元豐者皆用意更改當時若使子  
固定必無損益者又是他黨中自可杜絕後人議



也因其睽必能變之况又元經他手當知所裁度也此坐元祐術故也伊川每曰青苗決不可行舊役法大弊須量宜損易此段

伊川論國朝名相必曰李文靖

伊川與韓持國善嘗約候韓年八十一往見之

間正月一日因弟子賀正乃曰某今年有一債未還春中須當暫往潁昌見韓持國蓋韓八十也春中往造焉父留潁昌韓早晚伴食體貌加敬一日韓密謂子彬叔曰先生遠來無以為意我有黃金藥楮一重二十兩似可為先生壽然未敢遽言我

當以他事使子侍食因從容道吾意彬叔侍食如所戒試啓之先生曰某與乃翁道義交故不遠而來奚以是為詰朝遂歸韓謂彬叔曰我不敢面言政謂此爾再三謝過而別

王子真雖來洛中居於劉壽臣園亭中一日出謂園丁曰或人來尋慎勿言我所向是日富韓公來見焉不遇而還子真晚歸又一日忽戒灑掃又於劉馮茶二盃炷香以待是日伊川來款語終日蓋初未嘗夙告也劉詰之子真曰正叔欲來信息甚大又嵩山前有董五經隱者也伊川聞其名謂其為



窮經之士特往造焉董平日未嘗出庵是日不值  
還至中途遇一老人負茶果以歸且曰君非程先  
生乎伊川異之曰先生欲來信息甚大某特入城  
置少茶果將以奉待也伊川以其誠意復與之同  
至其舍語甚欵亦無大過人者但又與物接心  
靜而明也先生問於伊川伊川曰靜則自明也  
先生嘗問伊川春秋解伊川每曰已令劉絢去編集  
俟其來一日劉集成呈於伊川先生復請之伊川  
曰當須自做也自涪陵歸方下筆竟不能成書劉  
集終亦不出

孟敦夫厚來伊川又從王氏而舉業特精獨處一室  
糞穢不治嘗獻書於伊川伊川曰孟厚初時說得  
也似其後須沒事生事一日語之曰子胡不見尹  
焯張繹朋友間最好講學然三公皆同歲也敦夫  
來見先生曰先生令某來見二公若彥明則某所  
願見如思叔莫不消見否先生曰只不消見思叔  
之心便是不消見某之心也伊川嘗謂學者曰孟  
厚不治一室竟亦何益學不在此假使灑掃得潔  
淨莫更快人意否

寬因問伊川謂求叔如何先生曰前輩不言人短每



見人論前輩則曰汝輩且取他長處

橫渠昔在京師坐虎皮說周易聽從甚衆一夕二程

先生至論易次日橫渠撤去虎皮曰吾平日爲諸

公說者皆亂道有二程近到深明易道吾所弗及

汝輩可師之經不出虎皮也是日橫渠乃歸陝西

先生曰昔與范元長同見伊川偶有幹先起下階伊

川謂范曰君看尹彥明他時必有用於世

明道說仁宗一日問折米折幾分曰折六分恠其太

甚也有旨只令折五分次供進偶覺藏府曰習使

然也却令如舊又禁中進膳飯中有砂石含以密

示嬪御曰切勿語人朕曾食之此死罪也又一日

思生荔枝有司言已供盡近侍曰市有鬻者請買

之上曰不可令買之來歲必增上供之數流禍百

姓無窮又一日夜中甚飢思燒羊頭近侍乞宣取

上曰不可今次取之後必常備日殺三羊暴殄無

窮竟又不食

先生曰楊中立荅伊川論西銘書云云尾說渠判然

無疑伊川曰楊時也未判然

先生曰某纔十七八歲見蘇季明教授時某亦習舉

業蘇曰子脩舉業得狀元及第便是了也先生曰



不敢望此蘇曰子謂狀元及第便是了否唯復這  
學更有裏先生疑之日去見蘇乃指先生見伊川  
後半年方得大學西銘看

先生與思叔共學之久一日伊川問二子尋常見處  
同否爲我言之先生曰某不逮思叔如凡有請問  
未達必三四請益尚有未得處久之乃得如思叔  
則先生才說便點頭會意往往造妙只是某雖愚  
鈍自保守得若思叔則某未敢保他伊川笑曰也  
是也是自後每同請益退伊川必謂諸郎曰張秀  
才如此不待尹秀才肯得

南方學者從伊川既久有歸者或問曰學者之從學  
于門誰最是有得者伊川曰豈便敢道他有得處  
且只是指與得箇歧徑令他尋將去不錯了已是  
忒大賺若夫自得尤難其人謂之得者便是已有  
也豈不難哉若論隨力量而有見處則不無其人  
也

司馬溫公脩通鑑伊川一日問脩至何代溫公曰唐  
初也伊川曰太宗肅宗端明如何溫公曰皆篡也  
伊川曰此復何疑伊川曰魏徵如何溫公曰管仲  
孔子與之某於魏徵亦然伊川曰管仲知非而反



正忍死以成功業此聖人所取其反正也魏徵只是事誰何所取耶然溫公竟如舊說魏徵初實無過者也雖初實無過者也

與叔問伊川曰某見孟子亦有疑處舜為法於後世我猶未免為鄉人憂之如何如舜而已伊川曰聖人憂則有之疑則無矣何故人所當憂不得不憂如孔子是吾憂也若疑則無之矣

先生曰近有人說伊川自比孔孟先生曰某不識明道每見伊川說學問某豈敢比先兄由是推之決無此語也

先生曰悟則句句皆是這箇道理道理已明後無不是此事也如孔子謂六十而耳順聞無不通然後可至不踰矩也明道作洛河竹木務時過一寺門牆上有人題要不悶守本分時田明之隨行明道每過必曰好語一日明之問之明道曰只被人不守本分也後先生聞此語復問伊川伊川曰只為人不能盡分先生謂寬曰看伊川此語豈不是悟則句句是凡一言一句便推到極處看盡分字是大小氣像又謂寬曰才說盡分便不消說悶也先生曰伊川易序既成其中有曰體用一源顯微無



問先生告伊川曰似太泄漏天機伊川曰汝看得如此甚善伊川作詩序二篇昔人傳之不真先生一日請問曾作否伊川曰有之但不欲示人再三請乃得之曰爲子出此二篇今傳之者是也先生一日看大學有所得欲舉似伊川伊川問之先生曰心廣體胖只是自樂伊川曰到這裏和樂字也著不得

右四十一條見初覽所記尹和靖語覽字

先生云初見伊川先生一日有江南人鮑某守官西京見伊川問仁曰仁者愛人便是仁乎伊川曰愛

人仁之事耳先生時侍坐歸因取論語中說仁事

致思久之忽有所得遂見伊川請益曰某以仁惟

公可盡之伊川沈思久之曰思而至此學者所難

及也天心所以至仁者惟公爾人能至公便是仁

伊川使人抄范純夫唐鑑先生問曰此書如何伊川

曰足以垂世唐鑑議論多與伊川同

知中宗在房陵事之類

伊川自涪陵歸易傳已成未嘗示人門弟子請益有

及易書者方命小奴取書篋以出身自發之以示

門弟子非所請不敢多閱一日出易傳序示門弟

子先生受之歸伏讀數日後見伊川伊川問所見



先生曰某固欲有所問然不敢發伊川曰何事也  
先生曰至微者理也至著者象也體用一源顯微  
無間似太露天機也伊川歎美曰近日學者何嘗  
及此某亦不得已而言焉耳

明道嘗謂人曰天下事只是感與應耳先生初聞之  
以問伊川曰此事甚大人當自識之先生曰綏之  
斯來動之斯和是亦感與應乎曰然

門弟子請問易傳事雖有一字之疑伊川必再三喻  
之蓋其潛心甚久未嘗容易下一字也

先生又云見王信伯云昔時問鼓萬物而不與聖人  
同憂之意於張思叔思叔對曰堯舜其猶病諸後  
因侍伊川伊川問鼓萬物而不與聖人同憂如何  
說則對以思叔之語伊川曰不然天地以無心故  
不憂聖人致有爲之事故憂

游定夫問伊川戒慎乎其所不睹恐懼乎其所不聞  
及其至也至於無聲無臭乎伊川曰馴此可以至  
矣後先生與周恭叔以此語問伊川伊川曰然其  
間亦豈無事恭叔請問伊川曰如荀子云學者始  
乎爲士終乎爲聖人可以明之

昔嘗請益于伊川曰某謂動靜一理伊川曰試論之



適聞寺鐘聲某曰譬如此寺鐘方其未撞時聲固在也伊川喜曰且更延養

有人說無心伊川曰無心便不是只當云無私心游定夫忽自太學歸蔡過扶溝見伊川伊川問試有期何以歸也定夫曰某讀禮太學以是應賦者多而鄉舉者實少伊川笑之定夫請問伊川曰是未知學也豈無義無命乎定夫即復歸太學是歲登

第詭作顯道

昔見伊川問易乾坤二卦斯可矣伊川曰聖人設六十四卦三百八十四爻後世尚不能了乾坤二卦

豈能盡也既坐伊川復曰子以爲何人分上事對曰聖人分上事曰若聖人分上事則乾坤二卦亦不須况六十四乎

伊川所戴帽桶八寸管七分四直

鮑若雨與同志數人見伊川問堯舜之道孝弟而已矣恐孝弟不足以盡堯舜之道伊川令與和靜商量諸人見和靜和靜對曰此何所疑等以事親弟以事長能盡孝弟之道者惟堯舜能之諸人未喻和靜曰且如孝子視於無形聽於無聲孝弟之至通於神明且道此箇道理如何鮑復見伊川伊川



曰其亦不過如此說鮑又曰尹秀才直是秘此道不肯容易說伊川後問之和靜曰此道衆所公共其何敢秘其說但恐一語有差則有累學者伊川曰其思慮不及

張思叔與和靜侍伊川伊川問曰賢輩尋常商量事有疑處否對曰張某所說某不疑某所說張某不疑張某聰明道頭知尾某必待再三問然後曉然但恐張某守不定如其伊川喜

右十四條見呂聖中所記尹和靜語中字

問將孔孟之言切要處思索如何曰須是熟看語孟

玩味咀嚼伊川云若熟看語錄亦自得者此也當時門人有問且將語孟緊要處看如何伊川曰固是好若有得終不淡冷蓋吾道非如釋氏一見了便從空寂去

問伊川說人之生也直是天命之謂性謝顯道云順理之謂直竊謂順理是率性之事天命之性無待於順理也二說異同曰伊川說上一截顯道說下一截

先生曰明道猶有謔語若伊川則全無問如何謔語曰明道聞司馬溫公解中庸至人莫不飲食鮮能



知味有疑遂止笑曰我將謂從天命之謂性便疑  
了伊川直是謹嚴坐間無間尊卑長幼莫不肅然  
一日偶見秦少游問天若知也和天瘦是公詞否少  
游意伊川稱賞之拱手遂謝伊川云上穹尊嚴安  
得易而悔之少游面色駢然  
先生曰伊川年四十以後記性愈進今人年長則健  
忘豈可不知其故哉

伊川涪陵之行過灩澦瀨波濤湧舟中之人皆驚愕  
失措獨伊川凝然不動岸上有樵者厲聲問曰舍  
去如斯遠去如斯欲答之而舟已行

右五條見震澤語錄

王鎮信伯門人  
信州周憲所記

說之見伊川先生論曾子易簣事先生曰是禮也君  
子所以貴乎禮者爲其以之而生以之而死如此  
其明也說之曰是禮占人孰不然蓋曾子獨有傳  
焉爾後世之士自賤其身而絕於禮此事始廢或  
者似有得於此而蔽於淳屠老子虛誕之說乃不  
謂之禮而謂之達安知吾道之所以貴哉先生曰  
然

右一事見晁詹事文集

以道之

神宗問明道以張載邢恕之學奏云張載臣所畏邢



怒從臣游

伊川謂明道曰吾兄弟近日說話太多明道曰使見  
呂晦叔則不得不少見司馬君實則不得不多  
張子正蒙云冰之融釋海不得而與焉伊川改與為  
有

淳定夫問伊川陰陽不測之謂神伊川曰賢是疑了

問是揀難底問

元祐中客有見伊川者凡案問無他書惟印行唐鑑  
一部先生曰近方見此書三代以後無此議論

右五條見晁氏客語

不知何人所錄

正獻公既薦常秩後差改節嘗對伯淳曰悔焉之意  
伯淳曰願侍郎寧肯受人欺不可使好賢之心少  
替公敬納焉

伊川嘗言今僧家讀一卷經便要一卷經中道理受  
用儒者讀書却只閑了都無用處

伊川先生言人有三不幸少年登高科一不幸席父  
兄之勢為美官二不幸有高才能文章三不幸也  
明道先生嘗至禪寺方飯見趨進揖遜之盛嘆曰三  
代威儀盡在是矣

右四事見呂氏童蒙訓

言本中守居辭原明侍講之辭



有言鬼物於伊川先生者先生云君曾親見邪伊川  
以爲若是人傳必不足信若是親見容是眼病  
尹彥明與思叔同時師事伊川先生思叔以高識彥  
明以篤行俱爲先生所稱先生沒思叔亦病死彥  
明窮居教學未嘗少自貶屈常以先生教人專以  
敬以直內爲本彥明獨能力行之

彥明嘗言先生教人只是專令用敬以直內若用此  
理則百事不敢輕爲不敢妄作不媿屋漏矣習之  
既久自然有所得也因說往年先生歸自涪陵日  
日見之一日因讓易至敬以直內處因問先生不

習無不利時則更無時當更無計較也邪先生深  
以爲然且曰不易見得如此且更涵養不要輕說  
晁以道嘗說頃嘗以書問伊川先生云某平生所願  
學者康節先生也康節先生沒不可見康節之友  
惟先生在願因先生問康節之學伊川答書云某  
與堯夫同里巷居三十年餘世間事無所不論惟  
未嘗一字及數耳

崇寧初家叔舜從以黨人子弟補外官知河南府鞏  
縣請見伊川先生問當今新法初行當如何做先  
生云只有義命兩字當行不當行者義也得失禍



福命也君子所處只說義如何耳

以道見伊川先生論難反復以道曰如此是先生亦欲人同已也先生不答門人云先生所欲同者非同已也正欲道之同耳

崇寧元年叔父舜從至洛中請見伊川先生先生召食食五品亦甚豐潔坐間問事甚衆先生一一酬答臨行又請教語甚詳既而微笑云只被公家學佛

伊川先生甚愛表記中說君子莊敬日強安肆日偷蓋常人之情放肆則日就曠蕩自檢束則日就規

矩

右八事呂氏雜誌

伊川先生自涪州順流而歸峽江峻急風作浪湧舟人皆失色而先生端坐不動岸傍有問者云達後如此舍後如此先生意其非九人也欲起揖之而舟去遠矣親見呂舍人十一識錄按此段即氏所

記為

伊川先生自涪州歸過襄州楊畏為守待之甚厚先生曰某罪矣之餘安敢當此畏曰今時事已變先生曰時事雖變其安敢變此乃劉子駒處見其



右二事汪端明記

左諫議大夫孔文仲言謹按通直郎崇政殿說書程頤人物纖汙天資儉巧貪黷請求元無鄉曲之行奔走交結常在公卿之門不獨交口褒美又至連章論奏一見而除朝籍再見而升經筵臣頃任起居舍人屢侍講席觀頤陳說凡經義所在全無發明必因藉一事汎濫援引借無根之語以搖撼聖聽推難攷之迹以眩惑淵慮上德未有嗜好而常啓以無近酒色上意未有信向而常開以勿用小人豈惟勸導以所不爲實亦矯欺以所無有每至

講罷必曲爲卑佞附合之語借如曰雖使孔子復生爲陛下陳說不過如此又如曰伏望陛下無閑之餘深思臣之說無忘臣之論又如曰臣不敢子細敷奏慮煩聖聽恐有所疑伏乞非時特賜宣問容臣一一開陳當陛下三年不言之際頤無日無此語以感切上聽陛下亦必勉爲之應答陛下因咳嗽罷講及御邇英學士以下侍講六七人頤官最小乃越次獨候問聖體橫僭並無職分如唐之王任王叔文李訓鄭注是也

右孔文仲章

後文仲所言雖極其誣謬所載經筵進說尤見先生所



以愛君之心有門弟子所不及聞者故今特  
附于此呂申公家傳云文仲本以使直無然  
養不獲事為浮薄輩所使以害善良晚乃自  
知為小人所給饋鬱嘔血而死然則此疏不  
掩防微納忠之善言乃其抗直所發而九醜  
詆無根之語則為浮薄輩所使而晚乃悔之  
也者

河南程氏外書第十二

河南程氏文集目錄

第一卷

表疏

上殿劄子

請修學校尊師儒取士劄子

論王霸劄子

論十事劄子

論養賢劄子

乞留張載狀

諫新法疏

明道先生文一



再上疏

辭京西提刑奏狀

謝澶州簽判表

第二卷

明道先生文二

書 記 雜 文

答橫渠張子厚先生書

初本篇首承教議以  
依所論外物下無此  
四字至無心之精微以下五字

晉城縣令題名記

南廟試佚道使民賦

南廟試九叙惟歌論

南廟試第五道

明道先生文三

第三卷

銘 詩

顏樂亭銘

遊鄆縣山詩十二首有

白雲道中

馬上偶成

遊紫閣山

彌猴

高觀谷



草堂

長嘯巖中得水以石敲餐甚佳

遊重雲

長嘯洞北回望大頂如列屏帳北到山前  
却不見蓋為仙掌所蔽

凌霄三峯

雲際山

下山偶成

是遊也得小松黃楊各四本植於公署之西

憲戲作五絕呈邑令張寺丞

偶成

郊行卽事

下白徑嶺先寄孔周翰郎中

春日江上

題淮南寺

桃花菊

早寒

新晴野步二首

中秋月

盆荷二首



象戲

九日訪張子直承出看花戲書學舍五首

戲題

贈王求甫鐵如意

和家君早寒之什

和諫草

和邵堯夫打乖吟二首

和堯夫首尾吟

和堯夫西街之什二首

遊月波

秋日偶成二首

代少卿和王宣徽遊崇福宮

和王安之五首

小園

野軒

汧亭

藥軒

晚暉亭

和花庵

子直示以新詩一軸偶為四韻奉謝



和諸公梅臺

後一日再和

送呂晦叔赴河陽

贈司馬君實

哭張子厚先生

陪陸子履遊白石萬固

陳公真園修禊事席上賦

春雪

晚春

西湖

環翠亭

湖上獨酌呈范彝叟朝散程伯淳奉議  
酬韓資政湖上獨酌見贈

第四卷

明道先生文四

行狀 墓誌 祭文

故戶部侍郎致仕彭公行狀

程邨公墓誌

程毀丞墓誌銘

李寺丞墓誌銘

程中墓誌



澶娘墓誌

邵堯夫先生墓誌銘

華陰侯先生墓誌銘

祭彭侍郎文

祭富韓公文

右明道先生文四卷 阮撫

第五卷

伊川先生文一

上書

上仁宗皇帝書 胡林婉二句云非不憂慮天下之心

代彭思永上英宗皇帝論濮王典禮疏

為家君應詔上英宗皇帝書

為家君上神宗皇帝論薄葬書

代呂公著應詔上神宗皇帝書

代富弼上神宗皇帝論永昭陵疏 本不誤

第六卷

伊川先生文二

表疏

辭免西京國子監教授表

再辭免表

辭免館職狀



乞再上殿論經筵事劄子此篇胡本誤在表後

論經筵第一劄子

第二

第三

辭免崇政殿說書表此篇胡本誤在後

再辭免狀此篇胡本誤在後

乞六參自上殿劄子

上太皇太后書此篇胡本誤在別卷

辭免判登問鼓院奏狀此篇胡本誤在後

再辭免狀

論冬至稱賀劄子此篇胡本誤在後

又上太皇太后疏此篇胡本誤在別卷

乞就寬涼處講讀奏狀此篇胡本誤在後

又上太皇太后書此篇胡本誤在別卷

論開樂御宴奏狀此篇胡本誤在後

乞歸四里第一狀此篇胡本誤在後

第二狀

第三狀

乞致仕第一狀



第二狀

辭免服除直秘閣判西京國子監狀

再辭免表

謝管勾崇福宮狀

申河南府乞尋醫狀

辭免再除直秘閣判監狀

再辭免狀

謝復官表

第七卷

伊川先生文三

學制

三學者詳文

論改學制事目

回禮部取問狀

論禮部看詳狀

修立孔氏條制

第八卷

伊川先生文四

雜著

顏子所好何學論

養魚記

為家君作試漢州學策問三



為家君書家藏太宗皇帝寶字後

易傳序

春秋傳序此字各見本胡本誤

飲飲詩序

論漢文殺薄昭事

與人論立賑濟法事

記蜀守

雍行錄無胡本

雜說三無胡本

四箴有

視箴

聽箴

言箴

動箴

印銘

聞舅氏侯無可應辟南征詩

謝王佺期寄丹詩

遊嵩山詩

第九卷

書啓

伊川先生文五



為家君上宰相書

謝呂晦叔侍制書

為家君請宇文中允典漢州學書

再書

答橫渠先生書

再答

上富鄭公書

胡本無誠能至之休二十二字

答富公小簡

上河東帥書

答人示奏草書

答朱長文書

上文潞公求龍門庵地簡

上韓持國資政書

上孫叔曼侍郎書

答楊時慰書

胡本無

上韓康公啓

又謝簡

答呂進伯簡三

與呂大臨論中書

胡本夫字印於本文居孫叔曼上

加字



答楊時論西銘書

代人上宰相論鄭白渠書

謝帥師直書

胡本篇首無其皇恐至下

字十四

與金堂謝君書

胡本

答周孚先問

胡本

答張閔中書

答楊時書

胡本

答楊迪書

答門人書

答鮑若雨書并答問

胡本

定親書

又書

胡本

答求婚書

第十卷

伊川先生文六

禮

婚禮

納采

問名

納吉



納徵

請期

成婚

奠菜

葬說并圖

葬法決疑

記葬用柩棺事

作主式

祭禮胡本無

四時祭

始祖

先祖

禴

第十一卷

伊川先生文七

行狀 墓誌 祭文

明道先生行狀

明道先生門人朋友叙述序

明道先生墓表

孝文程氏墓誌

為家君祭司馬溫公文



為家君祭韓康公文

為家君祭呂申公文

為家君祭李屯田九縣君文

祭劉質夫文

祭李端伯文

祭楊應之文

祭朱公揆文

第十二卷

伊川先生文八

墓誌 家傳 祭文

書先公自撰墓誌後

先公太中家傳

上谷郡君家傳胡本無字

叔父朝奉墓誌銘

家世舊事

改葬告少監文胡本姓郎文同祭

祭席仁叟文

祭張子直文

祭四十一郎文

祭李邦直文

祭李通直文



右伊川先生文八卷政和二年壬辰七月  
孤端中序曰道之在天下民日用之聖人  
慮後世不足以知之載之六經丁寧教告  
纖悉具備宜若人人見而知之然自秦漢  
以下泯沒無傳惟伊川先生以出類之才  
獨立乎百世之後天下學士大夫翕然宗  
師之聖人之道蔽曜千四百年至先生而  
復明昔之論者謂孟子之功可同於禹以  
其辨異端闢邪說也當是時去聖人未遠  
異端之害教也未深豈若後世沉深固結

雖豪傑之士亦無以自脫先生獨能如斯  
之醒如夢之覺其功豈不優於孟子哉元  
祐初大臣以先生道義薦諸朝召爲崇政  
講官哲宗信而敬之旣而同朝之士有以  
文章重於時者忌先生名出已右與其黨  
類巧爲謗詆遂以罷去其後朝命屢加終  
不復起居於洛陽天下尊仰之紹聖治元  
祐諸臣罪先生坐嘗爲所薦責涪州今上  
嗣聖得歸遂居伊川後七年而終先生旣  
沒昔之門人高第皆已先亡無有能形容



其德美者然先生嘗謂門人張繹曰我昔  
狀明道先生之行我之道蓋與明道同異  
時欲知我者求之於此文可也不肖孤既  
無以嗣聞斯道姑用記其言且又使姪丙  
編次其遺文俾後之學者觀其經術之通  
明論議之純一謀慮之宏深出處之完潔  
雖於先生之道未能備見其純全亦將求  
幾焉先生有易傳六卷繫辭說書說詩說  
春秋傳改正大學論孟說各一卷別  
行

遺文

白頌關

真泉詩關

書縣廳壁

易上下篇義

易序

禮序

禘說

書銘

與方元案手帖

謝執政書



謝傳者伯壽手謁

答晁以道書關文

與橫渠簡關文

答謝良佐書關文

寄范淳夫書關文

傳聞續記凡一條

右程子遺文遺事一卷善心所蒐輯可繕寫始慮世傳胡氏本猶未盡善而朱子改本惜不可見也貞白虞叔世聯葑葑尺牘往還商略考訂推本

朱子之意以復于舊然如定性書寫謝二書所刪字終不可考則固未敢自信而亦未能自慊也一日以書來蓋從今內翰吳先生得家藏別本乃與臆見脗合而凡刪字皆在且又益以數篇焉遂與一二同志三復校正用鈔諸梓以與學者共之其朱子與劉張二公辨論所及者悉附注于目錄之下其餘脫誤錯簡文字同異不復具列且為竊考程氏世系譜于十



二卷之首以便觀覽此外有經說七  
卷尚當嗣刻以傳永久云至治三年  
秋九月丙午臨川後學譚善心謹書  
宋刊河南程氏文集殘本存卷一至卷八前有朱子所  
撰年譜半葉八行：十四字大字疏朗內閣遺書也今  
歸圖書館有汲古閣堂藏印取校此刻字句略有訂  
正此本多文數首疑元時增入非宋本之舊也

乙丑東坡生日後學傳增相記

代富弼上神宗疏卷三易傳序春秋傳序卷八宋刊本無此本有之  
墓志及上書叙略有不同

河南程氏文集目錄